



# 我父母被洗脑了

一直对老人受骗的新闻熟视无睹,没想到我的父母也加入了这支大军。退休前,我妈是名教师,30多年工龄。我爸在汉寿县的一家粮站工作,是单位党委书记,同样30多年工龄。两人平时勤劳、省吃俭用、待人真诚,在熟人里有很高的口碑。更重要的是,我对他们的认知能力及判断力从不怀疑,偶尔遇到生活难题,我会打电话让他们帮忙分析,甚至选择。然而……

1) 这天,两人吃完饭,“嗖”地就出门了。晚上掌灯时分,两人才回来,一人拖一辆推车,满脸兴奋。

他们把推车放在客厅中央,一辆红色一辆蓝色。我妈用胳膊肘蹭了蹭我爸:“瞧你,开始还不去呢。”

炫耀了一阵,爸爸把两辆推车架在肩上,放到阳台上的纸箱里,束之高阁。我估摸着,这样的推车,在超市也就二三十块钱。

“你们花大半天时间,领这么个车,平时根本用不着。”妈妈从卫生间跑出来,兴致勃勃,“反正不要钱,明天还能领磁化枕。”

靠近沙发的地上放了一个纸箱,上面摆着一台仪器,电饭锅大小。爸爸絮絮叨叨地说这是什么高电位治疗仪,清理血液,包治百病。仪器原价15000元,折后价9200元。这个东西竟然价格上万。

我问有没有开发票,爸爸支支吾吾,“没有发票,只有收据,对方说,要求开发票就得按原价购买。”

## 【彭玲玲简介】

### “胸”再大,这里装得下

彭玲玲,湖南籍媒体人,一位优秀的女记者,其细腻的文笔和讲故事的新闻手法博得众多媒体人士的好评,其因与九派新闻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而提出辞职,更因一纸黑色幽默的辞职信“我的胸太大,这里装不下”,而走红网络。彭玲玲在自己微信公众号里这样解答:“生活这样荒诞,人生处处是无奈,何不调侃下自己,何不黑色幽默一下?”她委婉谢绝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深圳等地单位的邀请,毅然回到家乡长沙创业。

来源长沙客微信号:thechangshaer; 未经长沙客许可,禁止媒体、公号转载。



三湘都市报微信公号 “轻报纸”看E报。

扫一扫了解 “长沙客”更多内容。

2) 仪器为“上海冠瑞医用电子有限公司”生产,网上查询,京东、天猫等均无销售,在百度里却充斥着大量负面信息,称成本价才几百元。

6年前,长沙广厦新村社区一家“冠瑞健康驿站”,因宣传“不要相信医院和家人”被《长沙晚报》曝光,当时每天吸引数百名中老年人参加免费体验。

今年6月,华商报也发过一条消息,称一位五旬男子体验免费“电疗”,引发心跳骤停猝死。

这篇新闻,被凤凰、搜狐等网站转载,文中男子所使用的正是“冠瑞高电位治疗机”。一直对老人受骗的新闻熟视无睹,没想到我的爸妈也加入了这支大军。

两年前,他们买过一个按摩器,花去1000多元,我回家后在网上搜,同款价格才30多块钱。我不忍告知真相,怕他们伤心。

去年,他们买了两台净水器,花去5000多元,网上同款价格300多元一台。我仍然不忍心。

这一次,我要毫不留情。

“你们知不知道自己上当了?”我问。

我妈梗着脖子,“不可能,这是限购的,第一批只有20台,有60个人报名,我看到他们还向40个人退款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那是他们的销售手段?”

“那么大公司,不可能骗人。”我妈嘴硬。

爸爸这时插嘴,“平安夜那天,林总还给我们每人发了苹果。”他说到“林总”时像说起我们家某个亲戚。

我问:“林总是谁?”

他理直气壮,“应该是一个杂志的领导,明天给我们免费发磁化枕的就是他。”

无奈,我把网上的信息给他们看。他们老花眼,看不清,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,并反复强调:陕西那个人都死了。

我看到我妈的脸就那么慢慢地变绿了。爸爸抵赖,“都怪你妈,拉着我去,我根本不想去,前几天还发了免费药,你妈吃了好几餐,我吃了一餐就不敢吃了。”

3) 占了一堆小便宜,却让口袋里的钱成千上万地受骗。夜晚的灯下,隔着桌子,他们坐在我对面。

像我小时候,不按时完成作业,坐在他们对面,接受盘问。

“你们俩好歹也是知识分子,怎么就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?”

两人不吭声,末了,我妈小声说:“现场听讲座的还有退休的校长。”

我妈教了一辈子书,觉得最牛逼的人物就是“校长”。

“这段时间你们是怎么‘跑场子’的,给我说说。”

上午,我爸妈会去“冠瑞高电位”进行体验,那里一天7场,上午5场,下午2场,每场135个人,时间40分钟,几乎场场爆满,都是退休老人。

93岁的爷爷也被爸妈带去做“高电位”。

接着,他们会去一个“老来寿”的地方,听两三个小时的讲课,等发免费药。

最后一个地方,有活动时打电话,现场讲课,讲两三个小时,推销蜂胶、激光治疗仪。

就是这种活动,网上频繁看到遭到投诉的信息,2015年4月还被《湘潭晚报》曝光过。

4) “能否别再占这些便宜了,去跳跳广场舞、打打太极?”我退一步说。

爸爸小声嘀咕,“以后听课只拿免费品,要掏钱的事儿就不干。”

“只要你想占便宜,前面就会有坑等着你,就像你们这次拿来了推车,却上了9000块钱的当。”

两人都不吭声。我觉得我刺痛了他们,心有不忍。

妈妈起身睡觉时脸仍是绿的,她没有再说更多的话。也好,不下点猛药,她不会长记性。

晚上躺在床上,我辗转难眠,想着我把爸妈伤着了,大概可以把他们从受骗的路上拉回来。

第二天,我起床,想再找他们聊聊。

他们的房间空空如也。原来,他们7点多就起床,又去“跑场子”领免费的磁化枕了……

那些像传销一样的团伙也越来越专业化,让人防不胜防。老人被“洗脑”、被催眠,无法唤醒,以至于最亲的人之间也有了最深的鸿沟。这令我感到恐惧。

■彭玲玲